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原序

伸蒙子著書于槐里其自序曰如有用我吾言其施吾學其行其自負之重乃如此設使終身不達抱空言而死于槐里伸蒙子不終于蒙也哉及其出萬年為罕其言亦既施矣然而終不能救唐之亡者所施不逮也設使以壽終于其邑則其所施止於是所施止於是所言過于是伸蒙子將不近于誣也哉惟其罵黨而死是以平昔之言皆足以取信于天下後世而其重若泰山伸蒙子猶不死矣雖然士有不幸不得行其志以實其言者古今何限惟真有所見者其平昔之言自口則伸蒙雖終身不達雖不罵賊而死余以為奇士然則言以見志亦士之所不能無也哉至正十三年歲在昭陽單閼夏四月三山學士陳留孫謹識

仲蒙子卷上

唐 林慎思虞中撰

槐里辯三篇

上篇凡五章

彭變

辯治

喻民

演喻

較功

彭變

賞罰喻妖祥

興衰喻良暴

千祿先生

本作千祿問

王道興衰由天之歷數有諸仲蒙子曰非天也人也日星有妖祥天所示也

不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豈非天職興衰不亂亦妖祥均耶曰里有良吏暴吏損益于民也由牧政之心焉然則政之不亂也不使罰及忠信賞歸苛酷矣是賞罰均于政也而良暴豈由于政哉是興衰係乎君人猶良暴係乎里吏則天示妖祥顧非均于賞罰邪豈使妖見唐虞祥呈幽厲歟則知化妖祥者由于天變興衰者由于人故曰非天也人也

辯治

治大易治小難

千祿先生曰治千乘之國與十室之邑孰難仲蒙子曰國易曰何以然哉曰治大以智治小以力智役眾人力窮一身然則勞眾孰與勞己之難乎夫工于材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繩墨以智也斧斤以力也布繩墨豈不易于運斧斤之勞乎矧繩墨誤猶可移斤斧誤其可移哉治國施教令非布繩墨邪治邑承教令非運斤斧邪則治國孰與于治邑之勞乎

喻民古今化民難易

干祿先生曰。古民難化于今民乎。仲蒙子曰。今人易化曰。古民性樸。今民性詐。安得詐易。干樸邪。曰。樸止也。詐流也。止猶土也。流猶水也。水可決使東西乎。土可決使東西乎。且嬰兒未有知也。性無樸乎。非兒已有知也。性無詐乎。聖人養天下之民。猶曰兒也。則古民嬰然未有知也。今民非然。已有知也。化已有知。孰與化未有知之難乎。

演喻

干祿先生曰。子謂今民易化。何唐堯獨彰于古邪。仲蒙子曰。吾所謂古民難化。性猶土也。土不移。移則境填生矣。今民易化。性猶水也。水可導。導則源清矣。是以古之民。雖唐堯在上。終不能化。頑嚚使有知。今之民有堯之化。孰有頑嚚之難化乎。故曰。今民易化也。

較功

干祿先生曰。吾聞昔者嬴噬六國。劉剪一項。較其功孰難。仲蒙子曰。嬴難。曰。六國謀于儀秦之辨。嬴因其蔽而取之。奚其難。曰。吾聞秦原有鹿。獵師不能獲焉。一旦猛虎殺而棄之。然後獵師爭而取之矣。且殺之者生鹿也。爭之者死鹿也。嬴噬六國。是虎殺生鹿。劉剪一項。是獵師爭死鹿也。與其得死鹿于劉。孰若得生鹿于嬴之難乎。然嬴不二世。而劉四百年。得生鹿之虎。又孰如得死鹿之獵師乎。

中篇凡四章

演聖

喻時

全明

遷善

演聖

知道先生

本作

問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乎。仲蒙子曰。仲尼得于楚。不為有土。失于楚。不為

無土。何則。鰭居之水。鰭不可止也。鵲巢之樹。鵬不可棲也。故仲尼無土于一時。有土于萬代也。

且生遇無道。則天下猶小。不容仲尼也。矧一楚國何益乎。苟生遇有道。則陋巷非隘。可封仲尼

也。雖百楚國何及乎。所以仲尼之道。高大無窮焉。亘萬代而乃容。非一時之能容矣。苟以一時

封楚。是鰭止鰭水。鵬棲鵲林。既莫能容也。孰為有土乎。所以亘萬代而乃容。果遇有道而封也。

孰為無土乎。故儒行曰。儒有不祈土地。立禮義以為土地。則知仲尼不得封楚。不患無土明矣。

喻時

知道先生曰。仲尼登泰山。小天下。其然乎。仲蒙子曰。然曰。天覆無窮。惡謂小邪。曰。以時觀之而

小也。夫越巨川。過昏暝之時。望十里之岸。如在數步之中。是豈川之隘乎。蓋昏暝觀之而然也。

仲尼生于周末。歷聘七十國。莫能容者。非天下昏暝乎。天下昏暝觀之而小。不亦宜哉。若使仲

尼生于陶唐之代。則君如日也。天下皆盡也。天下惡得而小哉。故曰。以時觀之而小矣。

全明

知道先生曰。吾聞仲尼日月也。伐木于宋。削迹于衛。有損于明乎。仲蒙子曰。何損哉。夫盜者習

于昏黑也。見明則惡之。蓋不利其盜矣。宋衛是習昏黑者也。見仲尼則惡之。蓋不利宋衛之盜

矣盜自盜也。日月仲尼何損哉。曰。歷聘無用于天下。有損于明乎。曰。何損哉。夫人之寐也。見明則避之。所以不用日月也。是時天下諸侯皆寐。見仲尼則避之。所以不用仲尼矣。寐自寐也。日月仲尼何損之有。

遷善

知道先生曰。吾聞伊尹放太甲於梧宮。有諸。仲蒙子曰。子書有之。曰。臣放君。忠乎。曰。太甲始立不肖。伊尹放之可也。曰。桀紂不肖。龍逢比干。惡不放斂。曰。桀紂大不肖也。安能放哉。曰。吾聞狸能捕鼠。不能捕狗。則伊尹其捕鼠邪。仲蒙子莞爾而笑曰。先生聞良馬有害人者乎。良御必能維繫以馴伏其性也。聞猛虎有噉人者乎。武士安能囚拘以馴伏其性邪。太甲不肖。猶良馬也。伊尹則可維繫以遷于善也。桀紂不肖。猶猛虎也。龍逢比干。豈可囚拘以遷于善乎。知道先生釋然曰。誠哉。吾子可謂知言矣。

下篇凡五章

明化

廣賢

較仁

持危

利用

明化

隨其才性而化

求己先生本作問人之善惡。能化而遷乎。仲蒙子曰。遷矣。曰。性有剛柔。天然也。猶火可遷于水邪。曰。善不在柔。惡不在剛也。火能炮燔。亦能為災。水能潤澤。亦能為沴。及其遷也。化災為炮燔。化沴為潤澤。豈在火大為水平。人之善惡。隨化而遷也。必能反善為惡。反惡為善矣。孟母正己。

以化于孟軻及其遷也。非反惡為善邪。齊桓大功而化于豎刁。及其遷也。非反善為惡邪。所謂人善惡隨化而遷。不亦明乎。

廣賢

求己先生曰。周公吐哺以急賢。然未聞賢肖周公。何為急邪。仲蒙子曰。周公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不在肖周公而急之也。若必肖周公而方急之。則無賢可急。何以要四方之心乎。夫賈者積金市物。聞鬻者之聲。則必躍然而近之。雖物不合賈者。亦償金而取焉。所以不阻四方之物也。不阻四方之物。則四方之心嚮焉。周公設禮以待士。聞有士之名。則必欣然而迎之。雖士不及周公。亦下禮而接焉。所以不阻四方之士也。不阻四方之士。則四方之心歸焉。則知急賢之心。要四方之心也。豈有肖周公而後急之邪。

較仁

求己先生曰。善治天下與善治國者。其語大則曰堯仁如天。周德至矣。然稽其勤治之心。昌及于勛邪。仲蒙子曰。論其位則勛崇。較其仁則昌至。先生驟然曰。昌民得及勛民之樂邪。曰。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曰。噫。昌之時。辛方縱毒。天下之民皆罹其苦。猶過昌德化。猶酷父之子。其伯叔私撫焉。當是時。幸其偷生。亦憂且懼矣。寧謂喜邪。勛之時。水不為沴。天下之民皆忘其咨。又遇勛仁化。猶沃壤之苗。而甘澤復加焉。當是時。生意滋茂。泰且樂矣。寧無喜邪。曰。先生聞齊相養士三千乎。聞晉臣飯桑下餓人乎。餓因而得食。與食厭而得魚。孰急乎。五帝之民。與以時

治為常。遇勛之仁。豈非食厭而得魚。歟。商末之民。以時亂為常。遇昌之德。豈非餓困而得食。歟。故謂勛民雖樂。不及昌民喜也。亦明矣。

持危

求己先生曰。四皓遁跡避時。名高後代。酌其傲君而處私賂而出。非罪人也。仲蒙子曰。正天下也。何罪之有。曰。徇呂氏以矯高祖。是躡邪徑而背直道。何反謂正哉。曰。用邪扶正也。且大廈之缺也。必敬其木以扶之。然後正矣。方高祖欲廢嫡立庶。太子勢搖。羣臣心動。是時天下政柄將失。所持四皓心。是危急可以正之。惡能思其危哉。所以徇呂后謀。從孝惠出。是謂用邪扶正。不甚至歟。苟為不然。則從其廢嫡立庶。戚氏得以惑亂一人。侮蔑萬樞。欲漢室不危難矣。又安得傳其後嗣哉。則知四皓始而處者。非傲君也。辭夫爵也。終而出者。非私賂也。正天下也。

利用

求己先生曰。治民之用恩刑。恩刑之利孰最。仲蒙子曰。刑最。曰。刑施而民怨。其利邪。恩施而民悅。其不利邪。曰。恩施于民。民既民矣。刑施于民。民不民矣。且民既民。恩不加。民自化也。民不民。刑不加。民誰禦哉。譬處家而治羣下焉。下之良者。雖恩賞不至。且未失于良矣。下之惡者。苟刑責不及。孰可制其惡哉。是知治民用刑為最。

字嶽

本注槐里有干祿先生始隱高山。獨懷古節。不徇時態。嘗語人曰。吾逢有道則出。無道則隱。今遇昭代。吾不能違。遂出以干祿為字。然而棲遲法度。進退容儀。未嘗

忘山故
字從山

知道

本注槐里有知道先生自謂進退有時吾不妄動是以自謂知道蓋有樂水之癖凡居處視聽以泉源池沼為樂故字從水表德也

硃砭

本注槐里有求己先生隨處因窮學道無倦嘗曰莫邪器成不磨礪其刃安能剗犀截鐵君子晦跡不磨礪其道安能顯揚故號求己先生字從石

仲蒙子卷上終

仲蒙子卷中

唐 林慎思度中撰

澤國紀三篇

上篇凡五章

辯刑

合天

去亂

鏡旨

鑒旨

辯刑

宏文先生

本作

曰。有道之君。刑孰峻于無道之君乎。仲蒙子曰。有道之君。刑峻曰。何不聞堯舜

暴虐。桀紂寬仁乎。曰。水火不暴于虎狼也。然水火之為峻也。必能滔湧天地。焚燎山川。而人不

蹈也。虎狼之為峻也。止于呀風吼霧。噬獸啗人矣。豈及水火之大歟。所以水火仁于人。而人賴

之。不見其峻也。狼虎害于人。而人畏之。故見其峻也。有道之君。猶水火然。無道之君。猶狼虎然。

狼虎不及水火之大。豈不明乎。

合天

宏文先生曰。秦人焚書坑儒。以愚黔首。意其帝萬世矣。而亡不旋踵。何邪。仲蒙子曰。天亡之也。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生羲農黃帝堯舜。為道之宗。又生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道之主。其言式萬代。其政訓百王。譬日月不可揜。山川不可遷也。秦人姍笑先王。絕棄禮法。悉舉而燔之。使天下之人。橫目蜚蜚。無知識。無防節。是日月晦蝕。山川崩裂。天怒人怨。有滅亡之形。而人

不知也。一夫呼。七廟墮。秦焚書。是自焚矣。秦坑儒。是自坑矣。世未有合天而亡。逆天而存者也。故曰秦之亡天也。

去亂

宏文先生曰。秦弃仁義。鞭笞天下。為後代所醜。何其烈歟。仲蒙子曰。天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當六國相強。二周皆弱。此時已亡仁義。惟尚戰爭。故天下大亂。不一其主也。天俾秦并而一之。又不能守。故天下復一于漢。所以去天下之亂也。曰秦曷不尚仁義以守之歟。曰。仁義者。秦人之所諱也。秦以山西之習。起而馳驅中原。惟知干戈弓矢之為利也。惡識仁義哉。天厭六國之亂。而使秦并之。天又厭秦之亂。而漢得之。南方有蛇。縱毒于路。而里人惟養鵠以吞之。秦之亡六國。是鵠之吞蛇也。北方有虎。食人與獸。武士設檻以殺之。秦之自亡。是虎之投檻也。安有亂而不亡乎。故曰天之俾秦。然所以甚其罪。而去天下之亂也。

鏡旨

宏文先生曰。秦有寶鏡。照人肝膽。能使左右前後。蓄不廉不忠之心者。于是鏡皆有不隱。若使後代帝王有是鏡也。則不廉不忠之人。得肆于前後左右邪。仲蒙子曰。不然。是鏡凶鏡也。于秦為不忠甚矣。斯由之父子。高樂之翁婿。袁山鞠頑。懷諛飾詐。朝夕出入于宮庭之內。其為不廉不忠孰甚焉。而是鏡曾不能照其奸偽之一毫。則是凶鏡也。又何以取于後代乎。秦尚法律。焚詩書。肆虐于人。上危亡之不暇矣。況乎賊盜阻山。義兵四起。天下族謀以亡秦。而是鏡且不能

照之。其為不忠莫甚焉。秦負鏡哉。鏡負秦哉。

鑒旨

宏文先生曰。三代衰亡。垂鑒千古。何後代有踵其亡哉。仲蒙子曰。三代之季。鑒于有道。不鑒于無道也。且居起敬。奢。鑒之而反儉。威刑于暴。鑒之而反仁。政遊欲縱。鑒之而反禮。聲色欲荒。鑒之而反德。是猶鑒治國之政。而成有道之基矣。反是猶盜賊之類。晝觀刑戮于市。暮行誅劫于衛。豈刑戮能使之鑒邪。蓋盜賊之心不可移也。雖知夕必禍。而朝且殺人矣。是謂三代之季。鑒于有道。不鑒于無道也。

中篇凡三章

演忠

明諫

辨惑

演忠

如愚子曰。

本作比干

何如臣乎。仲蒙子曰。忠也。曰。比干諫不止。致辛有否賢之罪名。落千古。而

為後代之所醜。

斯實陷君于不義。惡為忠乎。曰。辛為君塗炭生民。是時天下之心。皆欲亡商。與

周。蓋商之朝。猶有賢人。賢人存。則商不亡。商未亡。為天下僂。是以比干知存無益。故力諫就死。

惡不為忠乎。曰。知存無益。胡不逃去。逃去。則商無賢人。無賢人。則辛自亡矣。惡有剖賢人之罪。

為千古醜歟。曰。苟使逃去。則無忠臣死諫之名。垂于後代也。且比干非不知辛禍胎已長。勢不

可止。蓋不忍不止。則竭忠諫之諫之不聽。亦欲垂明鏡于後代。則辛有剖賢人之罪。得無鑒戒

于後代邪。是以比干之忠。不獨忠于一時。而亦忠于後代矣。

明諫

如愚子曰。夷齊諫周武。欲存商紂。其為義乎。仲蒙子曰。然。曰。商紂肆湯火之威。下民罹煎熬之痛。周武不忍而伐之。是時天下咸欲連兵救世。何夷齊獨諫周武之伐。存商紂之暴。而為義乎。曰。夷齊之諫。不獨吐一時之忠。抑垂千古之戒也。且人皆曰。紂可伐也。獨夷齊不以為然者。其意不亦深乎。故諫不貴納于一時之周武。而貴納于後代之諸侯。不貴存于一時之商紂。而貴存于後代之王室。知後代王室必有肖商紂之暴。後代諸侯必有習周武之志。故損身諷諫。用譏後代伐君者。恐中損身之譏。無生易國之志。此非夷齊之意深乎。若謂止周武縱商紂為心。是不能立昭代之謀。救下民之難。而遁迹餓死。真曰愚矣。後聖曷稱為賢哉。蓋立謀救難。不乏其臣。所以去之。將持終身之仁。用全諷諫之道。故有知者謂之仁義。不具然乎。迨後幽厲有商紂之暴。不為諸侯易其國。是恐中損身之譏也。故得周室不翅于卜數。非由夷齊忠諫所致哉。如愚子釋然曰。夷齊之意深矣。有傲夷齊者。惟知夷齊行去周之名。豈知惟夷齊全周之義乎。

辨惑

如愚子曰。吾聞君子不惑。小人多惑。有諸。仲蒙子曰。人無不惑。蓋君子知其所惑而不惑矣。小人不知其所惑而惑矣。曰。吾聞古之帝王。蓄貨財。淫酒色。未有不亡國喪身矣。所以桀紂幽厲。皆由是也。矧臣民士庶。由是而亡家喪身多矣。得不為惑歟。曰。是不知其所惑矣。而惑遂至喪

亡焉。設使君如堯舜。臣如夷齊。士如顏閔。前設糟卽酒池之樂。後陳鹿臺銅山之貨。左右列姬已褒姒之容。安能亂堯舜之德。汚夷齊之風。染閔顏之行。而至喪亡乎。如愚子岷然寤曰。誠哉人無不惑。在知與不知耳。

下篇凡二章

分賢

彰明

分賢

盧乳子曰。本作甄陶朱公何如人乎。仲蒙子曰。賢也。曰。中男殺人。不命長男持金如楚。誠知其無用之矣。然而長男竟將以行。曾無教訓之言。迨及其反。則笑曰。吾必知殺其弟矣。是事往後言。惡得賢邪。曰。人性勇怯。非教導能移也。且雷霆倏閃。聲騰百里。則勇者神不搖。怯者眼先慄。當是時也。人非神之不做搖。如其怯何。陶朱公之長男恡棄財之性。不可移也。所以不命其行。及其行也。豈可教導以移其恡哉。曰。然則安得不奪其行邪。曰。苟奪其行。則先見自殺其子也。先見自殺其子之名。則不見棄財之性。又安能明陶朱公不命其子之心乎。所以陶朱公之賢。由是而分矣。

彰明

盧乳子曰。吾聞子夏哭子喪。明有諸。仲蒙子曰。喪明而明。益彰矣。曰。喪而益彰。何如。曰。子夏之道。全於四科。垂于千古。而哭其子喪。其明書于禮曰。吾過矣。則千古之人見之。孰不以子夏哭

子喪明而鑒哉能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乎。所以喪明明于古人。非明益彰邪。

弑

本注澤國有宏文先生當時兵寇入皆員戈甲獨子嗜文或曰方事甲安用宏文對曰吾以宏文為甲戈故字從戈甲

秘

本注澤國有宏文先生于田家本農業獨子捨農而務學慕顏淵德行遠名如愚親族識其志本乃曰吾張耒耜于教學有無可待矣故名字從未文也

獻

本注澤國有盧乳子家中山中慕黃老方外之術鉢形息氣恬法無為師仙人盧乳修真之法而又自隱于陶政字皆從瓦

仲蒙子卷中終